



悠悠往事

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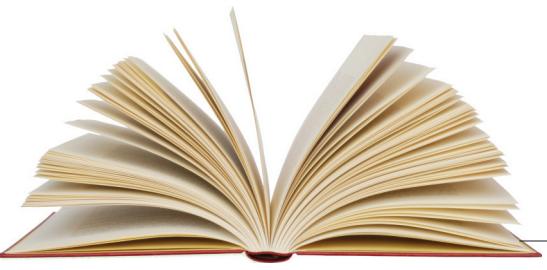
□ 冷大川 同乐义

声震胶东的牟平段家暴动

□曲延科

1928年8月22日,牟平县(含现在的牟平区、莱山区、高新区、昆嵛山保护区及乳山市,治所在现牟平城)冯家镇(现属乳山市)一带农民,聚众200余人,杀死了军阀政府派来催粮逼奇的12役8警,之后又发动两万多名农民,分五路大军进攻牟平城。这就是胶东历史上著名的牟平段家暴动。

段家暴动尽管失败了,但其席卷胶东半壁,发动群众之广,造成的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它打击了反动军阀政府的嚣张气焰,唤起了广大受压迫民众的觉醒,为后来我党在胶东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民众反催粮逼捐殴杀8警12役

1925年(民国14年)以来,牟平大地灾害频仍,农业严重歉收,加之胶东一带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暴增,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据《牟平县志·民国版》载:“十六年春,田赋正附税捐外每银一两,加征赈济特捐一元,河工特捐六角六分,河工附捐貳角貳分,汽车路附捐五角五分,军事特捐二元。”“6月,杂军方永昌据胶东,驻蓬莱,遣刘选来以一旅驻牟平城,向牟平索款20万,田赋每银一两加征军事特捐八元五角。”又载:“自14年后,征敛繁苛,民不堪命,本年田赋,每银一两,增至二十五六元之巨,张宗昌甫去,方永昌又来,悍吏催科,急如星火。”其时,除军阀政府捐税,“乡、社、村又层层加码,缴不起捐税者,轻则吊打封门,重则投入监狱,百姓被逼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28年6月,警察、衙役等20余人进驻牟平南部冯家镇催粮逼捐。警役们野蛮粗暴,如狼似虎,百姓稍一迟延,就被捉拿暴打。为了加快征收进度,8月22日,他们想出了新招,将周围29个村的村长捉至冯家镇中春楼饭店,加

以折磨,逼迫各村以粮、款赎人。

反动军阀政府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民变。正在冯家集经商的段家村(现属乳山下初镇)村民段诚斋,出于义愤,决心联络民众,发动一场暴动,以武力解救被押村长,惩治军警。

段诚斋(1896年—1935年),幼读私塾,1919年考入牟平师范讲习所,翌年,因领导学生罢课被校方开除。回乡后,他先在黄山寺小学任教,后弃教在冯家村与人合股经营裕丰商行。他思想进步,同情劳动人民,是方圆几十里颇孚众望的人物。他欲以武力解救人质的想法立即得到南汉村武术教师姜钦思及姜明刚、张福泰、邵仁山、倪西源、姜明卿等一千社会进步人士的赞同。8月22日夜,他们于泥沟村(现属乳山市)秘密集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决定第二天(冯家集日)行动。他们当晚就组织起200余名民众,持土枪、大刀、木棒等武器,在冯家村西塔山下集合,进行战前动员,分派战斗任务。会后,他们分兵扼住通往刘玲庄、北河崖村(均属乳山市)的要道,以防军警逃窜,又派出部分兵

力去归仁、官庄等村(均属现乳山市)监视正在那里催粮逼捐的部分警役。一切布置妥当,就等第二天起事。

8月23日,段诚斋率举事乡民混迹于赶集的农民之中进入冯家村,慢慢地向中春楼靠拢。南汉村武术教师姜钦思带领事先精选的7名有点武功的青壮年,装着前来交钱赎人的农民,向中春楼走来,等走上了大门的台阶,出其不意,突然出手,两个门岗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倒在地,夺下了枪支。段诚斋见此,手一挥,众人蜂拥而入,里面的十多个警役见状刚要喝问,就被击杀3人,剩下的10人连忙逃窜,但哪里还逃得出,不一会儿就被接连活捉,整个战斗持续不过十分钟。段诚斋等人随即解救出被押的29位村长,然后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将被俘的警役押至冯家村西河,全部处决。另外8个去归仁、官庄等村催捐的警兵,除一人逃窜外,其余者也均被举事乡民擒获后处决。

“中春楼”事件,因发起和指挥者段诚斋是段家村人,参加暴动的农民以段家村人居多,所以史上称之为“段家暴动”。

两万农民分兵五路进军牟平城

“中春楼”事件发生之日,正是烟台军阀混战之时。其时,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方永昌正把自己的部下、刚被任命为第四军第一师师长的直隶南宫(现河北南宫市)人刘珍年所算计。刘珍年收买了第四军驻蓬莱的第三师师长何益三,杀害了驻黄县的第二师师长张嘉等,并密约谋杀方永昌本人。方永昌面临四面楚歌,正走投无路。段诚斋、张福泰、姜钦思等瞅准时机,决心延续暴动成果,把事情做大,一鼓作气攻占牟平城,逼迫军阀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他们以段家、冯家、铜岭一带各村武术队为骨干,发动民众500多人,正式成立了民众自卫团,举荐段诚斋为团长,张福泰为副团长,倪西园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段家村,下设参谋处、军械处、军需处、秘书处等机构。段诚斋读过私塾,又在牟平师范讲习所学习过,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参与,他写了战歌,在百姓中传唱,歌词是“背着刀,扛着枪,打开牟平城,百姓不纳粮”。战歌朗朗上口,简单易唱,又表达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和需求,很快就在牟平南部地区广泛传唱。当民众自卫团竖起大旗时,各地农协武装和民众纷纷赶来参加,民众自卫团迅速扩展到万余人。

至1928年10月底,各方筹备停当,民众自卫团择日

发出号令,分五路大军向牟平城进发。第一路是武术师姜钦思率领的先锋队,先锋队以二百多名南汉村精悍的武术队员为骨干,约1000余人。南汉村民风彪悍,世代习武,其村名原为曹家疃,本村姜姓之先祖姜房,字汉臣,曾于北宋靖康年间率义旅剿灭了祸乱宁海州的流寇,被元廷封为宁海州刺史兼胶濱蒲密总管万户。本村姜姓人盛,为纪念其先祖,遂用姜房之字“汉臣”的谐音改村名曹家疃为汉村。南汉村武术队士气旺盛,纪律严明,是中春楼事件的主角,又是这次进攻牟平城的先行部队。

第二路,由邵仁三率领南石城一带民众为接应,第三路由辛家疃村宋书生带领,两队各有近2000人。第四路为中路,约3000余人,由午极(南石城,辛家疃,午极均属现乳山市)一带农协队伍和民众组成,杨方统帅。第五路为西路,由崖子(乳山市崖子镇驻地)、埠头西(现属牟平观水镇)、王格庄(牟平区王格庄镇驻地)一带的大刀会会员组成,郑彭夫为领袖。这一路人马最为强盛。大刀会原为清末民间秘密结社之一,是白莲教的支派,山东义和团的前奏。清光绪末年,牟平西南乡的一些民间好武之人不惜重金到高密、昌邑等地聘请大刀会会员,来家乡开场授武,从此这个偏僻之地竟有了大刀会组织。到了1926年,

中缓兵之计暴动失败遭血腥镇压

攻城的各路人马,都以为暴动胜利了,听到撤兵命令一哄而散。西部第五路军非常气愤段诚斋的轻信和妥协行为,郑彭夫一怒之下,带领部分大刀会会员冲至指挥部,下了所有人员的枪支,扬长而去。姜钦思得知后,急忙赶到指挥部,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怒责段诚斋亦无济于事,便带领武术队愤然归乡。至此,轰轰烈烈达两个月之久的段家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进入11月份,刘珍年在烟台站稳了脚跟,开始对段家暴动进行清算。第一步,将已归顺他的刘选来部撤出牟平,派何益三带第三师进驻牟平,安排亲信郭培武就任牟平县长。何益三原是方永昌驻蓬莱的第三师师长,被刘珍年收买,死心塌地跟随刘珍年,将方永昌驱走大连;郭培武土匪出身,劣迹斑斑,据《牟平县志·民国版》载:“郭培武,河北人,素无赖,来鲁投奔张宗昌被拒,乃入李奎五匪夥,民十六,窜入县境,据岱山庵为巢穴。啸聚既久……后隶刘珍年部下,颇受知遇,十七八年,刘占领烟台,九月,委为牟平县长,莅任以来,籍端苛罚诬商协会副会长杨叔平为劣绅,刑逼三万五千元,至倾家荡产,为刘备战,强逼民众捐助饷需,供给粮草,百里运输,不绝于道,浚筑城壕,力役之征,至三十里外,日有数千众,忍饥竭力,历时旬月,壕深至丈余。”

第二步,指示郭培武以筹集军饷为名,追索方永昌欠征的二十万元杂税,暗暗进行侦察行动,打探牟平东南乡

大刀会已延续到第三代,当时牟平西南乡的青壮年,大都加入了大刀会。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各村大刀会进行了大联合,总称松椒大刀会。“抗粮抗捐”本来就是大刀会的宗旨,大刀会自成立以来,抗粮抗捐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粮要捐没有,要头有一个!”大刀会的抗粮抗捐反暴除霸活动,一直令官府胆寒,上面催粮催捐的人不敢进村,村里的反动头目不敢猖狂,在他们的影响下,临近三十多村的群众,都不约而同地开展起抗粮抗捐的斗争。这一次,“民众自卫团”发起抗捐抗粮暴动,与大刀会不谋而合。大刀会一声令下,数千会众迅速集结,在郑彭夫的带领下,手持大刀梭镖,意气风发地向牟平城进军。

由于居住地不同,进攻牟平城的五路大军,从牟平南部不同的地点分头出发,梯次推进。他们一路上高唱着“背着刀,扛着枪,打开牟平城,百姓不纳粮”的战歌,浩浩荡荡地向牟平城进发。他们士气高昂,秋毫无犯,受到沿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不少青壮年受其感染,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至10月底,当各路队伍接近牟平城时,人员已发展到两万多人。这时暴动指挥部及时跟进,前移至离牟平城只有20余里的玉林店村(现属玉林店镇驻地)。

暴动民众的动向。

第三步,经过一段时间部署后,下令通缉暴动领袖段诚斋,同时命师长何益三、县长郭培武率五百大兵于11月23日(阴历10月12日)拂晓,包围了段家村,搜寻段诚斋,野蛮地烧杀抢掠,杀害无辜百姓二十余人,烧毁民房六百多间。之后,何益三又带兵去南汉村、石城,烧毁民房二百多间,杀害百姓五十余人,并捉去百余施以酷刑,还将八人枭首示众。段诚斋为逃避追捕,携家小逃往威海,更名段立夫。1831年“九·一八”事件后,段诚斋只身去东北,参加了义勇军,后负伤离队回乡任教,1934年掩护营救了参加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段润卿、张连松、秦文章等人,1935年11月,国民党牟平剿共专员孙鉴塘勾结国民党清乡头目赵廷壁以通共为名将其逮捕,次日,杀害于牟平城西门外,时年39岁。

牟平这次抗捐抗粮暴动之所以失败,除了反动派的狡诈、残酷等客观原因外,也存在一些主观原因,如缺乏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做领导,囿于小农思想之局限,只顾眼前利益,没有政治远见,内部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等等。段家暴动尽管失败了,但其席卷胶东半壁,发动群众之广,造成的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它打击了反动军阀政府的嚣张气焰,唤起了广大受压迫民众的觉醒,为后来我党在胶东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你好,古籍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三位女性一起评点的传世作品

烟台图书馆馆藏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分上下两卷,明代汤显祖撰,清代陈同、谈则、钱宣评点,《或问》一卷,由清代吴仪一撰,为清康熙年间梦园刻本。高21.1厘米,广14.8厘米。半页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单边。正文卷端上卷署“黄山陈同次令评点、古荡钱宣在中参评”,下卷署“清溪谈则中评点,古荡钱宣在中参评”。

这套书收录于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梦园刻本是这套书最早的刻本,流传至今,已成为珍贵古籍。

吴吴山,清初学者,姓吴名仪一,字舒凫,因其书斋名“吴山草堂”而自号吴山,别称吴人,浙江钱塘人氏。生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约清圣祖康熙年间(1694年前后)在世,卒年不详。

三妇是指吴仪一的三位妻子:未婚妻陈同,字次令,清初安徽黄山人,未婚而逝。谈则吴仪一续娶的妻子,结婚二年后去世,钱宣是吴仪一的第三位妻子。她们都通晓文墨,爱好词曲,尤其爱读《牡丹亭》。

这套书收录于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梦园刻本是这套书最早的刻本,流传至今,已成为珍贵古籍。

吴仪一和钱宣共同校对整理,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这三位女人的文学评论和《牡丹亭》一起刻版印行于世。

吴仪一为书做序,序中较为详尽地记录了三位妻子评点《牡丹亭》及这部书的出版经过和一些趣事。《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无论从版本角度,还是戏曲理论批评而言,都被后来的学术界所重视。吴吴山的《或问十七条》,是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牡丹亭》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

此书是史上不多见的由三位女性评点的传世作品。她们对这部书的评点,与男性评点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对剧中所描写的“情”有着特殊的理解,在对剧作的结构、语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艺术手法的评点,也表现出了女性细腻独到的见解。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女子原本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女子无才便是德,受这种社会文化的约束,女子的教育一般都只侧重于道德修养层面。但历史留名的才女却大多有才识有文藻。吴仪一的三位妻子,同样都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她们的才华也在《合评牡丹亭》这本书中充分体现。这一现象让人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多面性。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李萍 摄影报道

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曲通春

文化周刊文化 09



悠悠往事

我的中学阶段是在大河西岸的招远县城读的书。那些年,招远城东河上没有象样的桥,有时在主河流段临时搭上几条长木桩,安上几块长木板。这种方式建成的桥,夏天汛期一到,都会被整体冲走,因此,更多的时间里,河上是没有桥的。秋末冬初的霜雪雪花中,初春的寒意料峭下,只要水源旺盛,行人过河都要脱鞋挽裤,一手拽着裤腿,一手提着鞋、袜,赤着脚在冰凉透骨的水中通过。只有水量骤减,河道由一条主河流分解成几条小支流,河道处或多或少地出现沙地、滩涂时,人们才会想办法行动起来,掂派搭筑石桥的事。

行路人只要过河,就会随时停下来搭桥。你搬来一块石头,我搬来一块石头,水流浅时放小块,水流深时放大块。周围的石头搬没了,有人东寻西瞧,走着走着,竟走出数十步、几百步,远远地扛着抱着拿到河里,累得呼哧呼哧大口喘气。

搭这种乱石桥,大都按着行人的步幅,每一步放上几块,放稳,踩实,保证行人踩上去不跌蹶,不侧倾。往往今天搭成这样,明天又换了模样,因为有人嫌石头相隔远了,不中用的老人、孩子不小心会摔倒到河里去。不管怎样改动,走在乱石桥上,只会觉得越来越稳当,越来越不用过多的小心和谨慎。

当年走乱石桥可是城东河一道靓丽的风景。过河人大都排队两面相互照应着,有序地通过。一方走完,另一方再过。

春暖花开后,一直到秋去霜降前,人们是不走乱石桥的,因为蹚水过河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清澈的流水,细软的白沙,脚踩进去,怪舒服的。宽宽的河道,游鱼时而成群结队,时而三三两两;有时你追我赶,有时静立休息。随着行人的走动,鱼儿倏而远去,倏而蹿至脚下,似与行人嬉戏。

夏天汛期一到,经常会出现雨后洪水暴涨的情况。滚滚的洪流汹涌澎湃,淹没了河道,漫过沙滩,涨满堤岸,茫茫一片。水里不时有杂物,木料、家具、柴草、瓜菜、水果等在水面漂浮、翻滚。畜禽,活的猪、羊、鸡鸭有时也漂浮其上,在水中挣扎。这个时候,过河就成了问题。很多时候,河东岸的人想进城买东西、办事,河西岸的人想去洗澡、走亲串门,都会被隔在河的对岸。有人被河水阻隔着有家不能回,饥饿、心焦,五味俱全,直到天黑还立在河岸上,望着淘气的河流发呆。

1965年夏天,有一次,我们下午放学后来到河岸,泥黄浑浊的河水翻滚着奔涌直泄。站立两岸的人越聚越多,大家没有了往日的平静,面容上挂着的是焦虑,话语里流露的是着急,连晃动的身影也全是焦躁和不安。

天渐渐暗下来,有人到底沉不住气了。这个试探着走进水里,慢慢地向前走几步;那个也小心地在水中移动着步子。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是在寻找答案,征得信息,还是在相互鼓励,增添勇气和信心?

前行的人一步一步,走得那么稳妥,看得出是相当的谨慎。水渐渐没过了腰,过了臀腰,到了胸口,他们已到了河的最深处。尽管偶尔有点趔趄晃动,但还算走得稳,站得直,真称得上是英勇果敢。

对岸也有人下水,前行。两岸下水的人渐渐增多。先行的人已经上了河岸,正在给周围的人讲着什么,是妙招、诀窍,还是添油、打气、鼓信心?

我和冷恩、冷丕玉尽管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但我们三人也决心赌一把,试一试。我们将书包挂在脖子上,一手举过头顶,另一只手相互牵着、挽着,下水了。

在岸上看着河水跟身在水中完全是两种感觉。眼前浑黄的水,漂着白沫,夹带着树枝、草蔓晃动着,起伏着;水的流势强劲,几乎能将人拽倒;脚下的沙子时不时被踩空,脚背、小腿时不时被滚动的乱石碰击或被杂草、树枝缠绕。

我们到底不是成年人,好几次碰到坑凹不平的深处,水很快没过胸口到了肩头脖子处。书包早已浸水,沉甸甸地成了累赘。但我们还是不舍得扔掉,有些舍命不舍财的感觉。幸亏我们是一伙人,无论出现什么状况都没松手,拽得死死的。一人陷入深处,另两人顺势一拉,就将他拽扯上来,绕过险处。我比他俩的个子矮一些,遇到的险境就多一些,幸亏有他俩的提携,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湍急的水势冲得一溜斜气,没有走在正道平坦处,遇到的险境就多一些。

好在我们终于安全地过了河,上了岸。如果不是我们三人团结协作,一齐努力,恐怕就会是另一种结局。多年以后,我跟汤后村的同乐义说起此事,当年他也被隔在对岸,也遭受过同样的险情,都觉得有些冒险,也都感叹于当时的齐心协力。

鉴于此,我悟到,看花容易绣花难,即使身临其境也不一定能看得明明白白,事情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只有亲自实践,方会有真知灼见。同时,我也深深感受到,“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蕴含的深